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雷青松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九

監察御史徐樹穀箋

山東提學僉事徐烱註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

一有制字非

集序

原注代桂府榮陽公箋新書

李德怡傳澤路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凡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

曰吾恨無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

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君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唐葉十五帝謚昭肅始以太弟

箋新書武宗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

宗第五子也文宗疾天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復為陳王立穎王為皇太弟即皇帝位茂對天休 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左 遂臨 於樞前 傳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西宮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靈

漢陳平傳天下指麾即定矣三

靈見為成魏公表

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

漢蓋錯傳今陛下講于大

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範圍古昔

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禮必則古昔稱先生

史卜

宵夢震嗟不寧

史卜用文王事見為某先輩啓宵夢用武丁事見下文

是用能文

惟睿掌武

當作帝武見賀相國啓

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

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焉

書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楚語白

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祖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

吃不能仰酬

漢書周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揚雄傳雄口吃

不能劇談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儀禮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

曰叔父漢賈誼傳疏曰今自王侯三公之貴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注師古曰

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也伯長也按德裕雖出趙郡而姓則同為李氏亦可稱伯父

時為淮海軍節度使故曰淮海伯父也 汝來輔子霞披霧銷六合快望快英

華作快是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者謂不滿所望而怨也與上下文義不協恐非 四月某日入

觀是月某日登庸書疇咨若時登庸舊書開成五年九月以德裕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 淵角竒姿論語撰考識顏回 山庭異表論語摘輔

庭斗 為九流之華蓋西京賦注華蓋星覆 作百度之司

南左思吳都賦指南司方注指南車 帝由是盡付玄機

見為河 允厭去聲 神度詩神之格思 左右者咸不知其夢

邪下邪金門朝罷

狀見前

玉殿宴餘獨銜

集作

日光靜與

天語帝亦幽闡

易微顯

徵召詰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

之契

書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

晉謝珣傳珣夢

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

居第一功

見祭揚郎中文

麒麟閣中

霍光且圖於勲伐

見為懷州狀

玄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

北史魏收傳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光映前修允

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

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

舊書顏福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

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詔守成其手師古達于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詰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詰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

其高宗有臣曰嶠曰融時書李嶠趙州贊皇人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

有學業高宗時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崔融齊州全節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國頌則天哀冊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

玄宗有臣曰說曰瓌舊

張說字道濟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按瓌景雲中卒不及事玄宗瓌當作瓌舊書瓌子瓌少有俊才玄宗時與李乂對掌文誥上

謂頰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又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語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

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代宗有臣曰袞舊書常袞京兆人實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按鄭亞改本云常楊繼美於代

宗之世謂常袞楊炎也疑此脫曰炎二字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左傳

楚子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舊書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吉

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為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

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二年擢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九年卒贈司空謚曰忠並

稟太白以傳精神舊書文藝傳李白字太白納非煙

而敷藻思

見為成魏州表

才可以淺深魏邴

滿岳西征賦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

南史王僧孺於書無所不觀其

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人重其富博

識庾持之奇字

見為李貽孫啓

清風濯

熱詩誰能執熱

白雪生春

見獻侍郎啓

淮南王食時之工

漢淮

南王安傳文帝詔使為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

裴子野傳梁武帝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音及五

南史

鼓數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奏武帝深

嘉疑王粲之夙構

見為濮陽公狀

無禰衡之加點

禰衡鸚鵡賦序衡因為賦

筆不停綴

然後可以弘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之賢可

丈不加點

纂

一作續

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朕思丕承

丕書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

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

揚弘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

一作清

宮之中

詩明發不寐漢鼂錯傳處

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

家語子路曰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待

武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

魏后妃傳棧潛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

秀南頓

集作穎非

嘉禾之瑞

欽定四庫全書

李崑山文集箋註

五

後漢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論曰是歲開烈山神井
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之祥見祭呂商州文德駕河洲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其淑肩

沙麓見為懷州狀將顯降媯之配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

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
汭水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

之內焉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未弘
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西注於河媯音居危反

褒紀之恩春秋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漢外戚

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寢廣博矣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于爵也

故先褒為侯言王渝集作美椒塗掩華蘭掖類延之元
者不取於小國論誤

蘭殿長陰
椒塗弛衛
緣山破
荔夙聞齊主之悲
荔本作芳說文芳草也如神切玉篇

舊草不芟
新草復生
曰荔
列子趙襄子狩于中山藉芳

燭林扇赫
百里樂苑
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一憶所歡時緣山破荔荏山神感懷意磐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

不遜弄我時
朱子尚亦善歌
復為一曲曰曠
賸日欲暝歡騎立踟躕
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被賞賚

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
拾遺記武帝思李夫人李少君曰閩海有潛英之石其色

青刻之為神像
神怪不異真
今繞極有慶
帝王世紀黃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

見大電繞北斗
樞星照郊
鳴社承輝
藝文類聚春秋潛野感而生黃帝於壽丘

里有聖人其响則百姓歸之
宋均注云社里之君也鳴則教令行唯聖人能之响鳴之怒也而懿號

未彰貞魂莫祔

後漢趙浴傳數子皆曰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流散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持祀于主
然嘗禘于廟

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

命有宣懿祔廟之制

箋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后得侍生武宗

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為皇太后上尊謚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墓園曰福陵既又問宰相莫從光陵與但祔廟孰安奏言神道安于靜光陵因山為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廟便由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

祧祖之重傳于夏啓既不克終

箋文宗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廢之

是年暴薨帝悔之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

歸於與夷又

集作

未能立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宋穆公卒

殤公即位 箋陳王成美敬宗第五子也開成 四年帝乃立成美為皇太子與冊未具而帝廟 乃推帝

堯敦敘九族之道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弘魏文榮樂諸弟之

志 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按子桓為嗣之後猜忌諸弟攜隙日深故曹植求通

親觀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闔之異殊于胡越而此云弘魏文榮樂諸弟之志真不可解宜謂南皮之游

西園之宴少 常曰穎郎吾寧忘邪 箋舊書文宗紀開成二年五月壬申上幸

十六宅與諸王宴樂決十六宅內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十月庚子慶成節上幸十六宅

與諸王宴樂四年六月庚申上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與頗厚 及武宗讓踰三四

漢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位當九五易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出潛離隱躍泉在天泉讀曰淵開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

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顥王于十六宅四日文

宗崩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揚八彩於堯智太平御覽春秋元命苞曰堯者八彩是謂

通明挺二肘於湯臂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初學記元命苞曰四肘是謂神肘故外

則上公列辟書微子之命庸建爾于上公內則常侍貴人後漢宦者傳論曰漢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至於孝武帝數宴後庭故潛游離館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李廣傳上使中貴

人從廣服虔曰咸願擬議形容易擬議以成其變依

內臣之貴幸者

稀彩飾公播圭歸美

皆傳成傳成致書曰五於論功當歸美於上

吮墨搗詞

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事也

呂氏春秋虞帝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

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易簡之善配至德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

箋按鄭亞序云公乃範貞金模聖表當是鑄金為像也史無其事不

可得而詳今本一品集有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疑鑑形於止水若凝視

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石冰之德矣觀此則又以繪素之

後更鑄金也

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體者慕周偃武

漢陳平謂

漢王曰彼項王骨體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鮑宣傳上書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體白首

者艾魁壘之士
書乃偃武修文
肉食者效晉清談
左傳曾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晉王衍

傅出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跡務亦理後為石勒所殺
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幾

力以匡天下猶
可不至今日
豕不殞牙
易殞豕之牙吉程傳豕之有牙百方制之終不能使改性

頤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
不能為害韻會殞壯豬去勢也
蠶因搖尾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

榜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蠶
尾以今於國將若之何
氛興燕易
謂安祿山叛范陽
駕狩

巴梁
謂玄宗幸蜀
九十年鑿輅不東
西都賦大輅鳴鑿善曰白虎通天子大輅周禮

中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鑿和為節新
書儒學傳敬播謂人曰鑿與不復東矣
三千里華戎遂

隔
西京賦隔闕華戎
日者上玄降鑿
見為榮
元聖恢奇
書湯詰

聖與之戮力杖乘七發馳騁恢
奇論語國極論者恢奇彌出
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

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仇讎負羽蒙輪
揚雄羽攬賦蒙
植負羽扶鏃邪

而羅者以萬計左傳晉伐偏陽圍之狄虎彌建大車之
翰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

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
已聞於深入
漢霍去病傳去病
出北地遂深入
赤苜邪

幅
第當作苜詩赤苜
在股邪幅在下
將事於駿奔陳萬
集作
方
賄以展儀

並見
前
備四旂
集作
介
而告捷
旂當作旗四旗謂四方之旗
周禮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

象大火也鳥禊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左傳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

乘徒
兵千
仍願於箕星之分
見賀相
巫閭之旁
周禮職方氏
東北曰幽州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文集卷五

九

其山鎮曰

追琢貞珉

詩追琢其章頭陀寺碑貞石南刊

彰灼來葉以文

上請屬意宗臣

漢蕭曹傳贊曰為一代之宗臣

公乃更夢江毫

見為山南啓

重吞羅鳥

見為舉人啓

町疇

集作畦是

河濟

詩町疇鹿場

呼嘯神祇

宋玉

招魂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述列聖之英猷答大維

集作大藩

之深懇既事

包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

並見前

螭蟠龜戴

隋禮儀志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

蟲篆鳥章

漢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

書隸書繆篆蟲書也師古曰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善幅信也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阮之

迹初造書契衛恒四體書勢蟲跋跋以若 構思而君苗

勳鳥似飛而未揚拾遺記蟲章鳥篆之書

硯焚

晉陸機傳弟雲與機書曰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灑翰而元常筆閣

魏志鍾繇

字元常書斷梁武帝論書云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羣鵠戲海南史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悱卒莫為祭文

詞甚悽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乃闕筆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

鎮傳張仲武范陽人會昌初為雄武軍使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

仲舒入朝請以本軍討回鶻即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吸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

至與別將游奉窠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

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

銘揭碑盧龍天街之北獯鬻攸居

史記天官書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

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藏星熒惑填星占於街
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昂主之晉天文志昂為
旄頭胡星也昂畢間為天街漢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
戎獫狁獯鬻居於北邊師古曰皆匈奴別號舊書回紇
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
又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在辟地阨北
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
結以閼氏降我

皇女

漢韓王信傳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奉春

君婁敬常為遠使

漢書婁敬傳賜姓劉號曰奉春君上使敬復往使匈奴還言匈奴不可擊

上怒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
後得解匈奴傳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

漢匈奴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西京雜記

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搜其事盡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人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箋按舊書迴紇傳肅宗乾元元年始以幼女封為寧國公主出降迴紇可汗德宗貞元四年復以咸安公主降迴紇至穆宗長慶二年以憲宗嘗許其繼好因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

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

邏于甌脫

漢蘇武傳李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注區脫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也區

讀與甌同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桑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注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偵羅見為

滎陽遣祭酹于蹕林

漢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枝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

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饒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象騎馳遠

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俾我刁斗晨驚

見為漢陽公文

兜零夜設

見為

中丞

祝文公乃上資宸斷旁耀

一作耀非

軍謀

魏志王粲傳後

心

作靈臺

見為樂懿文

手為天馬

見為舉人啓

充國四夷之學此日

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時未爽

見為李貽孫啓

既而鬼箝飛辨

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鬼谷子飛箝之辭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邳石降籌

漢張良傳

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即我

不使郭闔仍讒於段熲

後漢段熲傳遷護羌校尉諸種羌其寇并涼二州熲

將皇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闔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闔歸罪於熲

類坐微下獄
輸作左校

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後漢班超傳李邑始到于闐而值超

益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盛毀超擁愛長勢協聲

抱愛子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

左傳聲子曰王夷師燭注吳楚之間

遂得

朝還車主暮遁名王

後漢竇憲傳今貴主尚見枉奪何况小人哉漢匈奴傳虜名王貴人

以百數師古曰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轄柳塞之歸車

山海經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

柳北漢地理志代郡高柳縣西部都尉治後漢盧步傳

芳復入居高柳注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王融迴

文詩枝大柳塞北

復梅妝而向闕 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

白帖榆闕柳塞 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

花妝 箋以上言敗烏介迎公主之事詳見為河南表

及晉城赤狄

漢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

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喪帥歸珪

白虎通諸侯薨使臣歸珪于天子者何嗣子諒闇歸之

者讓之義也

有閔伯之弟兄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李白實沈居於曠林不

相能也曰尋干戈以相征討

誕景升之兒子

後漢劉表傳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病甚以琮

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煩權以水軍挑戰公見其軍伍整肅

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大耳 箋劉從諫卒詔潞府令植護從諫之喪歸洛陽植拒朝音植

從諫之姪也

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

並見

靡

集作

思縛虎

倉 既垂文誥

見檄

尚有羣疑

易過雨之吉

公乃

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

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孺子其辭焉

衛朔受貶祇

以拒君

見為白從事啓

今天井雄藩

見代僕射表

金橋故地

見為河南表

跨搖河北脅倚山東

見檄文

豈可使明皇舊宮

見為河南表

坐

為汙俗文宗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興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屈

行有匪人

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謂太原楊弁之

亂殊懿公之東涉

集作徒是

渡河

見檄文

若紀侯之大去其國

見為白從事啓稽於時議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啓

公又揚笏而言曰

彼地則義師

見為李

帥惟宗室

謂李

乃玄王勤商之邑

詩商頌玄王桓發傳玄王契也水經注契始封商魯運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闕咽並以為上洛商縣也

后稷造周之邦

詩即有邠家室傳邠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邠漢地

理志右扶風郿縣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邠同音胎

瓜瓞具存

詩絲縣

堂構斯

在見為懷

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夙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

見為李

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

疑作萬 史記白起傳趙括軍敗卒四十萬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

震 人大

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

左傳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

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史記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按年表所列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凡十四國而云十二諸侯者尊周而內魯故其數止於十二也

今真將軍為時而出

見為濮陽公表

賢諸侯代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

西京雜記

文帝自代逸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駸也初學記何承天纂文曰馬一歲為犢二歲為駒八歲為駸

富管

涪之良璞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涪山劉曜嘗隱居于此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涪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唯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及至巧治鑄干將之璞

有抱樹辭榮之節

水經注王肅喪服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

子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

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
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莫之恐其

神魂竄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
用桂樹為琴操介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

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按子綏即子推也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戰國策

其杆曰欲為智伯報讎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
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史記刺客傳豫讓對趙襄子曰智

伯國士遇我我躡足以謀漢陳平傳淮陰侯信破齊自
故國士報之

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過齊見為榮謝安之圍
使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陽公表

碁高劫見為李曹參之飲酒正酣見為張適有軍書樂

木蘭詩軍書十二
果聞戎捷春秋莊公三十有一邯午

卷卷卷有翁名

年齊侯來獻戎捷

邯午

謝衆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為邯戰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遂殺午 平豹出

奔

左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閭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皆里平之黨也平豹

秦樂毅不歸

見檄文

鄒衍已去

見為濮陽公狀

砥磨周鉞

書牧誓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水淬鄭刀

史記天官善火與水合為淬漢書王褒傳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

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周禮考工記曰鄭之刀

萬里來表尚之頭顱二冢葬蚩

尤之肩髀

龍魚河圖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威振天下詳為滎陽公

表

何其纂立大效

集作功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

箋以上言平劉

稭揚升之亂詳為河南表

宗英可汗

木黠憂斯之君長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漢書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留犁徑路

漢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

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

徑路匈奴寶刀今契金也留犁飯也撓和也刻金著酒中撓攪飲之

對潼酪以知羞

見為

李昭孫啓 毳幕氈裘 李陵答蘇武書韋鞬毳幕以禦風雨氈

之君長成震怖

望衣冠而有慕

終軍白麟奇木對殆將有解編獲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焉

文畢伯士之脗

當作大畢伯士周禮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今自大畢伯士

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賊來王注大
畢伯仕犬戎之二君按此喻堅昆
呼韓單于之師今會

品序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漢匈奴傳匈奴共立稽侯緡
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行胸鞬單于單于敗走恚

自殺呼韓邪卿于歸庭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
立為左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矣反按此喻回

鶻上大畢伯仕二人此呼韓谷蠡
亦二人後改谷蠡為單于妄也
或執王而朝靈囿同

作臺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
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烏桓瀛

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按靈臺改曰靈
囿避聲病故也然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甚害
或解

辭而拜甘泉隋突厥傳大業三年詔曰襲冠解辯同彼
臣民漢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

於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賜以冠帶衣裳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百王共貫

三代同規

漢武帝紀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

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

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

箋新書點

夏斯傳古堅昆國也或曰結骨在伊吾之西焉者之北
白山之旁人赤髮綠瞳未始通中國真觀二十二年聞
鐵勒入臣即遣使獻方物二月酋長入朝太宗勞饗之
酒酣奏願特勞以其地為堅昆府隸燕然都護高宗世
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玄宗世四朝乾元中為回紇所
破其後回紇衰會昌中其酋長阿熱破殺回紇可汗焚
其牙及金帳遂徙牙牢山之南使使者衛送太和公主
還朝為烏介可汗邀取阿熱無以通於朝復遣注吾合
素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而武宗大悅命太僕卿趙
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
山川圖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顏師古請如
周官集四夷朝事為玉會篇今黠夏斯大通中國宜為

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
宗正屬籍按鄭亞改本於鳥介事下結云公於是
北狄之詔於劉頊揚弁事下結云公於是
制平晉陽之數於宗英事下結云公於是
命五慰堅昆之書四界
限劃然殊勝此總結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乾春秋運斗樞黃

龍五彩負圖出置舜前圖以黃玉為匣白玉檢黃
金繩芝為泥封兩端又曰天皇帝符璽詳前表
上輒

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可不假手左傳鄭伯曰鬼神實

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公亦分陰可就晉書陶侃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凡人當惜分陰

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見為榮陽公表關于密畫內庭外制皆

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漢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嘉

褒所為洞簫頌令後宮
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

漢司馬相如傳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

晉載記符堅親送王
猛於霸東謂曰此捷

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機難於終日

易介于石不終日

屬宣室未召

見為

榮陽公表

武帳不開

見為與人啓

公莫暇昌言具陳密疏賈太傅

之憂國固動

集作洞非深誠見為絳郡公文

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

習

世說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及武宗

下武重光

詩存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書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

書天球河圖在東序

按牒西崑

漢禮樂志宮童

效異披圖察謀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於崑崙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率億兆歸心列

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

集作德

千萬年

爰武宗紀會昌五年正月

已酉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車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藻緝辭華鋪舒名實秦

晉於玉檢瑤繩之內

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漢書登封泰山應劭

曰刻石紀號有金泥玉檢之封

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

魏略王朗與許文休書曰游談

於平勃之間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價往按綠疇未詳黃帝所受乃錄圖非綠疇也或字之誤詳為榮陽公

表方將命禮官名儒者

見為京兆公表

訪匡衡后土之議

漢郊祀志

巨衛以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漢郊祀志宜可徙置長安顧與羣吏定議採公玉明堂之圖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而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曰昆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考肆觀之禮於梁生書肆觀東后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善孝公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藝文志禮十三家有

古封禪羣祀三十二篇封禪議對取封禪之書於天子十九篇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漢司馬相如傳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天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後為郎病免家居茂陵天子

仗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有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遂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禪肅然

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漢郊祀志黃帝采首

山銅鑄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後世因名其處曰

禹書就掩史記上會稽探禹穴狼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孔靈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石俗呼
石匱壁立千雲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

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名盡
其宜靈寶要略吳王闔閭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

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
孔子曰丘聞童謡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大人山隱

居北上包山入靈墟然猶進先嘗之藥禮記君有疾飲
乃入洞庭竊禹書

有疾飲藥獻高手之醫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
王蒼到周病詔遣太醫丞將高

子先嘗之手醫視病晉謝玄傳詔遣藏周曰請代之書書序武王
有疾周公

作金滕詳賀相國啓追漢宣易名之義漢宣帝紀初名病已元康二年詔曰闕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箋武宗紀本名渥會昌六年三月壬寅

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一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北夷弘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

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武遵今典敬承天意永保弘休宜改名為炎仍令所司擇日分

命宰臣告天地宗朝其舊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迴避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按易名似謚當云更名此亦義山

偶失檢點處也作為大誥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祈於昊天

者召誥曰惟恭奉幣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書九德其功

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

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

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集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

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中丘漢地理志常山郡領中丘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晉

載記趙攬曰昂者趙之分也有風雨翕張之氣見為懷州表 藪臺高邑地理

志趙州領高邑縣藪臺見上河東啓名集作山河隱軫疑作之靈見為絳郡公文

萃于直躬慶是全德許靖廊廟之器蜀許靖傳注萬機論曰許文休者大

較廊廟絕也黃憲師表之姿後漢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疎然異之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何晏神仙初學記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

類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初學記嵇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

木形骸不自雕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宋玉間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玉為人體貌間麗口多

微辭王衍白皙

晉書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世說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漢書

霍光為人白皙

馬援之看字盧植之音聲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音聲如鍾

此其

妙水鏡而為言

蒙上音聲見為山南啓

託丹青而為裕

裕當作格蒙上看字

即東觀漢記所謂馬援看目如畫也

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為貴敬一人而

取悅

孝經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謙三位而無咎

易謙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言

意以

默識

孔融為禰衡表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初學記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趙闕字温柔幼時讀尚書默識其

章確乎寡辭

易吉人之辭寡

車匠胡奴罔述于半面

後漢應奉傳奉少聰

明目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注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

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

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

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王族傳聚與人共行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圓碁局壞聚為覆之不誤一道孟子令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聿成儉訓才有長物

心致志則不得也曰吾平生無

長昔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珪啓

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

為臥具

南史謝朓大雪中見江革敞絮單
帝耽學不倦乃脫襦并割臆與之

周正得表憲

之談柄常在講筵

南史表憲字德章憲父君正遣門客
與憲侯博士周弘正會弘正將升講

坐延憲入室
投以塵尾

五車自娛三篋能識

並見為安
平公狀

麗則孔門

之賦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清

新鄴下之詩

任昉薦士表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善曰陸
機陸雲別傳云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

而口辯持論過之鍾嶸詩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
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植王粲為其羽翼次有

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
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重以多能

見論語

推於小

學

漢藝文志凡小
學家四十五篇

王子敬之隸法道媚

寶蒙述書賦注
羊欣字敬元秦

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
斷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

云買王得羊
不失所望

皇休明之草勢沈著

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

工八分隸草
世以書聖稱

異代

集作時是

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遇人

集作不忌

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

後漢黨銅傳范滂詣其母就與之訣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恨

願集作須

僑札交貺者稀

見為榮

故能應是

昌明媚于天子

詩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憲章皇極變理玄穹燭耀

家聲粉飾國史

並見前

侔帝典之灑灑噩噩

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

爾商書灑灑爾
周書噩噩爾

尊王道之蕩蕩平平

見為汝南公表

而又不節怨

嗟易不節若

知進憂亢

易亢之為言也

張良竟稱多病

漢張良傳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王充方務頤神

後漢王充傳肅宗時詔公車徵

病不行年漸七十造性書十

無潁陽之善田

潁當作頻史記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潁陽李信敗王翦將兵六

之好

時之巨產

漢陸賈傳賈楚人也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疇即今雍州好疇縣

何曾

之食既去

晉何曾傳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虞悰之鮓方嘗

南史虞悰傳上

就悚求諸飲食方悚秘不出上醉後

憂其厚味

周語單襄公曰

厚味實腊毒猛康養生論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有爽和氣有藪

集作無

在

其作任詩共肴維何包豔
鮮魚其裁維何維筍及蒲

琴鶴有餘

伏知道為王寬
與婦義安主書

然隨玉軫
琴鶴恒驚

成萬古之良相為

其作

一代之高士

南史齊
始興王

鑑魁服清素
有高士風

緊爾來者景山仰之

詩景山與京傳
景山天山也

某昔

在左曹

見為榮
陽公表

每

其作

事先帝雖詭詞望利

載梁傳造
辟而言詭

辭而出注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
告人也傅亮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不接於詒言而深

義約文庶窺於風采

漢王莽傳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

代天之言既集

書

陶謨曰天工人其
代之代言見上文

蟠地之樂難忘

禮記及夫禮樂之
極乎天而蟠乎地

蓋

屬才華用為序引

北史崔瞻傳虛思道曰舉世
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以鄒衍

之迂怪

史記荀卿傳駟衍之術迂大而闊辯

將頴嚴之淺近

杜預春秋序末有頴子嚴

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

並見

表

莫逢博約寧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

尹文子魏田父

得玉徑尺光射一室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郡之城僅可一觀

登不枯之岸

麤爾論珠

見為李貽孫啓

雖常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

拜上

一本無此六字

前題

今一品集序用此乃鄭亞改定義山作也典嚴正大真燕許手筆較原作更為得體

故附錄之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敷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肩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繇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

新書

燕瓊傳瓊子頌襲父爵許國公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按張說封燕國公

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代

新書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

知制誥家長於除書而失善德音
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

洎憲宗皇帝英武

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
內理顯王言于典誥彰帝範于圖籍紀在徽冊播于
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
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于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
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壓神

度每彤墀奏罷列承天瞻帝亦講伊尹傳說之旨定
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于
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

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

史記漢景帝王夫人
娠夢日入懷

以生
武帝

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

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
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
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會昌二
年四月

封域無

虞天子脩然有求立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

角

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東觀漢記光武隆準日角

燭於宮庭中外臣僚

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詩如山如河南史江祐傳帝胛上有赤誌晉壽太守

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世之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

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

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而腆然不率天子震怒

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于帷

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羶解離

莊子外篇附贅

縣疵出乎形哉而移於性舊書俞文俊上天后疏人氣不和而疵贅生抱朴子誠欲達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
遁其名王復我貴主于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

也
荊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於漁陽帥

仲武埽除妖孽滅獲仇讐

方言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滅罵婢曰獲齊之

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聾婢謂之滅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滅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

稱也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于盧龍之塞

魏田疇傳

宜可責盧龍之塞以易爵賞魏地

形志北平郡新昌縣有盧龍山以敘聖功飛章上

聞帝用允若公祗膺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

嵩華當畫而文星見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
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
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
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

罄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

抵君

漢景帝紀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諸

將破七國斬溝卬及雄渠皆自殺

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搖河北

搖一作連

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可忍也

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候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箕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克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

彼地則義師師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

之拜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

獎彌年逐主之風

彌年疑作黔年史記衛世家左右公子想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

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年為君惠公奔齊

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

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

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

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

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尚之

頭顱二冢，奠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于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貢賁，越自絕漠，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盾，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箱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

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常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闕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宸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傅洞簫而諷于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歲在乙丑

會昌五年也羣

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師四年誅狡童詠東

征之歌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

而又移摩尼之風

圓覺經清

淨摩尼寶珠映于五色隨方各現注惟照圓明也

壞浮圖之俗

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修浮

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

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緝文

采一作質

類於上帝為唐神宗於是篋章天成功神德

明道之冊文

會昌五年正月

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

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

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文于犬子盡皇王之盛

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昂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
嘗之樂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

之美

當作義

作為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

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
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畧
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
在丁卯大中元年也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
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

珠莫究其倪域

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

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聽希聲莫窮於高下

老子大音希聲

承恩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

念江陸盡盪

一作修盪是

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

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于晝而乏清媚月皎于夜而

無陽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

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

則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洛邑

咸秦者幾焉鷓鷯不傳之以馳騁驂馱不授之以騫
者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
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
衡傳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
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
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
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廊自
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

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直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新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少

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推進士第會天下亂浮沈人間代宗時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

次山有文編

新書藝文志文編十卷

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

之序

元結傳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

稱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元結傳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

士薦結可用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見取於公浚揚當作湯公始

得進士第元結傳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湯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

上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新書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載字公輔風翔岐山人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

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

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

干篇是原注外曾孫遼東李暉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李氏收得之聚

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繇遠長大以自然為祖老子人法

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

元氣為根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老子玄北之門是謂天地根變

化移易之太虛無狀

莊子道不游太虛老子是謂無狀之狀

大賁無色

易賁

无色也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又南斗為廟其北建星

東龍西虎

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

方嚮物色

列仙

傳圖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

歛何從生啞鍾

復鳴

舊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瓘吹律調之聲皆

響黃雉變雄

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獻之則天臨朝

之山相朝捧水信潮汐

初學記海口有朝夕潮以逆
河水韻府朝為潮汐為汐

若

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
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

摘句如娘如生

見為李
郎中文

狼子豺孫競於跳走

左傳狼子
野心納本

作蝮說文漢律能捕豺蝮購百錢異物志蝮
獸出朝鮮似狸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

翦除斬

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

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
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

見祭揚郎中文

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

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

入

戰國策趙良說高君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無名氏越謠歌君乘車哉戴笠他日相

逢下車揖

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

西京賦擘肌分理

切截

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

叶上聲

餘鋸取朽蠹櫟蟬出毒刺

眼楚蓋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瀦傷損

禮記汙其口宮而瀦焉如

在危處如在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治大國若

年大熟君若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一作其尊

下之望上不知有

一作其

寡辯頭鑿齒

淮南子南方有鑿齒民注吐一齒出

口下長三尺詳上序

扶服臣僕

書我周為臣僕詳上祭文

融風彩露

左傳昭公十八

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呂氏春秋東北曰融風洞冥記東方朔語武帝曰吉

雲之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江淹雜體詩露彩方泛灑

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齒

者蕃

見為白從事啓

邪人佞夫指之觸之

見為汝南公表

薰薰熙熙不

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

為非嗚呼孔子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

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聰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
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箋舊書本傳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書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

卷乙集二十卷五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
藝文志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

別集二十卷詩集
三卷今惟詩傳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

一作
十

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

聯為鄆相國

今狐
楚

華太守

崔
戎

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

始通今體

箋舊書本傳商隱能為古文不善偶對從事
今狐楚幕楚能草奏遂以其道投商隱自是

始為今體新書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楚工
章秦因投其學商隱儻偶長短而繁縟過之
後又兩為

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噓于任防范雲徐陵庾

信之間咽噓當作嗚噓魏志注鍾繇得書嗚噓庾元威論書曰許慎門徒居然嗚噓嵇康琴賦嗚噓終

日注服虔通俗篇樂不勝謂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

事聲勢物景衰一作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

餓人或目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楚今孤章擻樊南窮凍

人或知之箋樊南之詩不師漢魏而師少陵其文不師班馬而師昌黎其四六不師徐庾而師彭陽

平生述作於仲弟聖僕義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

第二常表

一無表字

以今體規我而未為

一作焉

能休大中

元年被奏入嶺當

去聲

表記所為亦多冬如南郡

新書地理志江

陵府江陵郡本荆州南郡

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

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

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

之取也

四數未詳鮑宏博塞經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漢

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名待詔師古曰

即今戲之筮也禮記內則九年教之數目注朔望與六甲也王應麟小學紺珠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也漢志云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常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

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藍屋尉

新書地理志

翔府扶風郡領藍屋縣

與班縣令武公

疑作功新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領武功縣

劉

官人同見尹

日知錄南人稱士人為官人昌黎集王適墓志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云劍外官人冷

尹即留假參軍事

專章奏

本傳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章奏

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

一作日

李玘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

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為章賀

箋禧書宣宗紀大中三年六月康季榮奏

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水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御史臺奏改長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闐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制曰仍待季榮叔明李玘君緒各迴戈到鎮當議甄酬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按詩集中偶成轉韻云平明赤帖使修表上賀嫖姚收賊州即此事也

時同寮有京

兆韋觀文河南房魯

宰相世系表魯字詠歸

樂安孫朴京兆韋嶠

天水趙璜

宰相世系表璜字祥牙

長樂馮顓彭城劉允章

新書劉允章字

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後為東都留守

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

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

新書牛僧孺字思黯宣宗立徙
衛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

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

之誌

新書杜牧字牧之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
勳員外郎常兼史職入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與

子之奠文

今不傳

二事為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

盧弘正以

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

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

參雜應用明年府薨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

講經

一作始復欲
注書講經

申誦古道教太學生

一作教天
下學生

為文

章七月尚書河東公

柳仲

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

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

一作

新練兵作教場

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

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

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

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

朱弁

舊聞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于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在五臺山之西五臺縣

於文墨意

緒閣略為置大牛

集作太平

篋塗窳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

農揚本勝

宰相世系表 善字
本勝監察御史

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

樂收聚賤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

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為二十

編名之曰

三字一
作為

四六一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

卒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

是夕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嶺表

錄異有鳥如鶴留名曰鬼車春夏之間稍過晦則飛鳴
而過嶺好酒多愛入人家鑿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

留下一首
常滴血也

一如大中元年十

集作
十二

月十二日夜時

原注
是序

前四六
之夕

書罷永明不成寐

集作書罷永歎
際明而不成寐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十

監察御史徐樹穀箋

山東提學僉事徐炯註

書

上崔華州書

舊書太和七年七月崔戎為華州刺史箋嘗讀是篇考之於史而深有

疑焉案本傳元和十三年令狐楚鎮河陽商隱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弱冠溯而上之則當生於貞元十五年己卯下逮太和七年癸丑崔戎刺華州三十五歲而書云愚生二十五年矣一不

合也宰相表賈耽於貞元九年五月作相時商
隱尚未生永貞元年十月耽薨高隱年亦止七
歲而書云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
憎二不合也崔羣傳穆宗時羣以故相為宣州
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後徵拜兵部尚
書太和六年八月卒此書作於七年乃云今崔
宣州三不合也自耽羣而外又別無賈為相因
崔為宣州者此書必非商隱作編文者誤采入

耳集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

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
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
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
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
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
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
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
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

是說某再拜

別令狐

綯

拾遺書

舊書綯字子直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

改左

補闕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
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
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
日相從百年見腑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
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

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
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
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
門父翁不知其狂直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此於
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
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
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

嘖然相感泣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紹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

史記廉頗傳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易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

嗚呼此輩真

手搔鼻齧而喉噦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

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
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
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
送弔哭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申乙俱入之不欺則又
愈得其所欲矣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
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原
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
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

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一作前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者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

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况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紬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

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

當

人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餓而死

豈斬盟津之八

百斬當作斬左傳宋公靳之注戲而相媿曰靳史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

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
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
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與陶進士書

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即
紀事所謂華山尉耶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
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冗慢無勢
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
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

得劉氏六說讀之

新書藝文志經解類有劉迅六說五卷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

書或不以示人李邯鄲書目迅作六說以繼六經標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嘗得其語

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已而已亦所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久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秘之而比有

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
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
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
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洛歎
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
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
耶時獨令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
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孤賢明一日見

之於朝揖曰八郎之交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

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

新書本傳開成二年高錯

知貢舉令孤絢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舊書高錯傳太和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

部貢舉開成元年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摧孤進至今

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書稱夏口以此也然此時實

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

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

謂舉博學宏辭及南場試判

又以應舉

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

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
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
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
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
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
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有罪矣私
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

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

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

新書選舉

志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按此書所言則義山兩應科目皆在尉弘農之前舊書云既為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誤也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號

舊書本傳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

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

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

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

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

新書本傳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

合代簡諭
使還官

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然至於文

字章句愈帖息不敢驚張嘗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
識字此物不知書是吾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
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
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
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
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谷列

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
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復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
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
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槩
然成就如是我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
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
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
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

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傳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

見上序

為長吉集序

新書文藝傳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

狀長

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

備長吉細瘦通者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

愈所知

宰相世系表韓愈字退之吏部侍郎謚曰文

所與遊者王參元

見代僕射

表楊敬之

新書楊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權璩

舊書推德輿傳

子璩中書舍人

崔植

新書崔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

以廬江次子主吾祀終服補弘文生長

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密每旦日與

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

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

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

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

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

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
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

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稱

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又一本作阿嬾齊人呼母

為阿嬾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

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
長吉氣絕嘗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
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

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園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并序 舊書白居易傳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溫溫生鎔鎔生季庚季庚生居易初建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

為下邳人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

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

舊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

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鵝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按樂天之卒年新書與此同舊書遲一歲恐

誤當以墓
碑為實

子景受

舊書居易無子
以其姪孫嗣

大中三年自潁陽尉

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

舊書
居易

妻楊
從父妹也

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

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省

校書

舊書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
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

元

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盤屋尉明年試進

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

舊書太和九年貶刑部
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

事畢

帖集賢校理

帖通作貼

一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

李肇

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

試文五篇明日

一作年非

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

州遂為學士

舊書元和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

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

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

新書左拾遺歲滿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

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

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師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獸

入聲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

新書荆南節度使嚴

綬又于頓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詣升襄州為大都督府
廣募戰士儲糧械擱然有專漢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
曰厲次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求改頓
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為更請賜諡曰思白居易傳
是時于頓入朝愬以歌舞人納禁中或言晉寧公主取
以獻皆頓嬰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頓得歸曲天

子
李師古

當作道

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

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

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

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

賜錢直券以居其孫

新書白居易傳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

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扶摩

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

左贊善大夫著吉

著陟略切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

即貶江州

新書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

其出位不悅

貶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誥加秩主客直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

衡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新書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

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贊竭矣詔聽辭餉

燕趙相殺不

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岬復不報又貶杭州

新書是時河朔

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居易進忠不見聽乃自外遷為杭州刺史

既至築堤捍江分

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現

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

新書居易始築

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玉海六井相國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本朝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按六井此

作五并蓋大小方并合為一也

徙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

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

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

二歲得所薨官

新書會昌六年卒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敏中為相請謚有司曰文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宜杜郵事

戰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

封子

仲太原以其有後祖某鞏縣令

舊書鏗歷鞏縣鞏二縣令

考季庚襄

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生公七月能展書指之

無二字縱橫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

新書行簡字知退擢進士

敏而工辭後
學所慕向

故李刑部建

新書李遜弟建字杓
直召拜刑部侍郎

庾左丞

敬休

新書庾敬休字順之鄧州
新野人再為尚書左丞

友最善家居以戶小飲

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

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

漢地理志日南郡故秦
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
流傳之廣者
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

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

新書鄭覃以父廕補弘文校書
郎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

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滎陽郡公

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

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

新書魏徵傳文宗詔訪其後五

世孫暮用之官至宰相

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

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

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城

守四州

見樊南序

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

粟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

人

新書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武宗時李德裕薦敏中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承旨宣宗

立以兵部侍郎進平章事

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

舊書居易有文集七十五卷長慶末

浙東觀察使元稹為之序曰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皆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聞遠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劄判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稹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按新書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宮中呼元才子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系曰

公之先世用談說聞肅代代優

下代讀
曰世

布蹤河南

南字
非韻

恐誤陰德未校

校疑是報

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骼

匪孺

說文禽獸之骨曰骼禮記臂孺注肩脚也

烏介反

其醇腴于鄉泊邦取

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

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擘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

皜不痕緇

上聲見祭楊郎中文

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

伍率中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

謂江抗蘇三州

既去刑部脩

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

見為尚書狀

臣有田

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謂除同州不上

翊翊仲仲君子之文不

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

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

易坤為柄巽為繩

匪哲則知亦有教

詔益哀其收握莠而藻刻詩于碑以報百世公老于東

遂葬其地

劍州重陽亭銘

并序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

玉海漢詔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請詔手筆下詔遺詔令

有下令著令掣令及令甲令乙令丙

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

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

新書江陵府江

陵郡領江陵縣

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瀕黃牛險以治

普安

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閭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

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又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沒名灑瀕堆土人云灑瀕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灑瀕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為水候又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巖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絕莫得究馬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遠遙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關

新書劍州普安郡領普安縣

令既為侯講天子意

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價平獄戶屈膝落民不識胥吏

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闕樹膚不生乃大鏟險道緄石見

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

周禮涂度以軌又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建為

南北亭以經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

貫若出平郡無有噫

原闕二字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

原闕二字

請

留

當謂遮觀原闕察使請留二字

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名侑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

原闕二字

蔣是闕撮取不窮如武有庫

見為某先輩啓

蔣之有世以仁為

歸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紃

韻會紃急也

以

令為侯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劍有盈昃

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君

南臣北父坐子伏飲牛漚管

魏志管寧鄰有牛犯寧禾者寧牽著涼處飲食主乃

大慙白帖引傳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濁

由訟以直市正獄清

漢曹參傳

慎毋擾獄中

謁歸告休

白帖杜欽言於王鳳曰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夫三最予告也

或病滿賜告詔思也詳為舍人啟

朝雨滂沱

詩崇朝其雨滂沱見表

濕其幘頭

漢制

考後漢向栩好被髮著絳綃頭綃當作幘

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

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摧險為夷大石是扛亦既

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

新書汝州臨汝郡梁縣注木承休又有梁縣在西南四十

五里貞觀二年省
梁更承林曰梁

重弓二矛

見為絳
郡公文

古有魯衛

論語魯
衛之政

兄弟也

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攄其超尾馬鬣

馬

應璩怨驥賦鬱神足而不攄張協七命天驪之駿逸
態超越神異經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

至膝尾委地蹄如汗
腕可握日行千里

惟蔣之融

成公綏詩翼翼
萬禩明明顯融

由唐龐

馥

龐音莊厚也左傳民生教
龐鄭氏詩箋受福曰馥

惟是亭銘得其麇且

毛萇
詩傳

也且辭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南李商隱撰

賦

虱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鳧

一作驚非

露鶴

鶴古通作鶴張協七命晨鳧露鶴善

曰說苑云魏文侯嗜晨鳧也蕪武與李陵書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藝文類聚廣志曰晨鳧肥而耐寒宜為雕

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滴滴有聲則鳴

不知其生

藝文類聚吳錄曰婁縣有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鳧頭中猶有石也師曠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鮑昭

鶴賦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善曰浮邱公相鶴經云雄雌相視目睛不轉則孕正字通內典云鶴影生

今俗言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則孕淮南子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蟲蟲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

於外非生於內也抱朴子夫蟲生於我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也汝職惟蓄而不善

蓄

說文蟲蓄人蟲也太平御覽夢書曰蟻蟲為憂蓄人身也

回臭而多

南史下彬傳彬作蚤蟲賦

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溫有生所託為人多病
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澡刷不勤澣沐失時四體
寢寢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
蚤蝨猥流採搗獲撮日不替手
辟蠹用芸芸看草今謂之七里香
若是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

跣香而絕

沈括筆談
古人藏書

附陸龜蒙後蝨賦

弁序 新書隱逸傳陸龜蒙
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

放通六經尤明春秋居松江甫里多所論
撰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賢避跣之歎

賢乃顏字之誤
就顏避跣即所

謂回多
跣絕也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

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善曰
北朴子云今頭蝨著身皆稍變

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不移易存乎所漸也老子知其白守其黑是謂常德不

為物遷是有恒德

齊語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易恒其德貞按衣中之蝨本白衣

或化為緇而蝨終自白髮中之蝨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蝨終自黑故曰不為物遷是有恒德 小人

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

箋義山蝨賦刺朝士也商君書

以仁義禮樂為蝨官曰六蝨成俗兵必大敗御覽庾峻曰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故義山託以興刺回賢而貧貧故臭跖暴而富富故香蝨惟回之齧而不恤其賢惟跖之避而莫敢攫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虐斃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於此義山殆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暮霍惟疏鬣奎蹄之間望走以為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蓋蝨惟

去身就頭故白變為黑苟常在衣中則衣雖黑而蝨
仍白矣惟去頭就身故黑化為白苟常在髮中則髮
雖白而蝨仍黑矣彼趨時變色棄瘠涵腴者豈非恒
德之賊乎意各有存辭遂相反非真謂義山不知蝨
也

蝎賦

本作蠍俗省作蝎詩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尾有毒也釋文蠶勅邁反通俗文云長尾為蠶

短尾為蠍蠍音虛伐反左傳僖二十二年臧文

仲曰蠶蠶有毒疏說文蠶毒蟲也通俗文云蠶

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蠍張列反字或作蜚

莊子老聃曰其人知惜於蠶蠍之尾按晉庾峻

傳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

六蝎然則六蠶六蝎並出商君

之書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

御覽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北史曰齊後主夜索蠟一

斗比曉時

弗聲弗鳴潛此毒螫

陶弘景名醫別錄注蠟有雌雄雄螫人痛止一

處雌者痛牽諸處段成式酉陽雜俎鼠負蠶巨者化為蠟蝸能食之方書中蠟螫者以蝸涎塗之或以木椀合

之痛

立止 厥虎不翅 厥牛不齒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

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注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

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按厥虎不翅謂虎有四足則無翼也厥牛不齒謂牛有兩角則無上齒也

爾今何

功既角而尾

箋蠟賦刺處士也葛洪云蠟前謂之螫後謂之蠶蓋前即其角後即其尾也凡物受

大者不得取小故虎無翅牛無齒而蠟既有角以螫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揚子法言或

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詩集并泥篇云
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即此角而尾之謂與

雜著

紀事

象江太守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

間道士存思圖

見為先輩啓

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

一空中而隱外若癭癘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水

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

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璫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
牝馬草羸一私作弓矢刀仗學發冢抄道常就迴遠坑
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
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競

一作

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

絕少良致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
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
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
十數年竟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

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母為鐵門外老捕盜
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
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
少良由是以其資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
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竟若大君子
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
少良時一作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

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
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
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
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省為

鄆師

舊書烏重省潞州牙將卒贈太尉重
省出自行間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喜聞驥與之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
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
以為已有繩契管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

益商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問冰田滂善任
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烏
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
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俯仰貴
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一作

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

一作雲

車二詩一旦

居盧全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

新書盧全居東

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年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樊澤河中人子宗師字紹述韓愈稱其論議平正有經據常薦其材云後以爭語不

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能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新書地理志峽州夷陵郡領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杌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

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

史記三皇紀注按三皇紀者不同燕周以

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羲皇甫謚亦同

亦不正是天

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姁有越出房間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

也然今者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
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
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
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
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
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
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
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通鑑武后命更造明堂天
堂仍以懷義充使懷義內

不自安言多不順
后陰使人毆殺之

析微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
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
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
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
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

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
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
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
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
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升陞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
非伊尹不可也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武故時

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

哉非太公望不可也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史記新

紂首懸之太白之旗

荀伊尹之讓汝鵠仲虺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乃遇汝鵠汝方作汝鵠汝方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太公望之讓太顛

闕天

書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則商周之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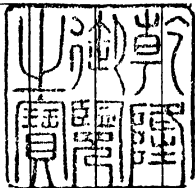
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

禮記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

當此時雖百汝鵠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

百闕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十